

第一章

德尔希布，并非完整的勾勒？

若能望见翱翔天际的鸟儿小心地振翅，不让那羽毛覆盖的头被岩石嶙峋的山巅碰撞，便可看到德尔希布山俨然是庞巨的新月。它肯定是在某个久远的时期从天而降，坠落成大地上的石头，用它那庞大的状如弯月的双臂，拥抱着一个寸草不生的近乎谷地的地方。几千年的风号和无尽的剥蚀，在那里种植了由参差的岩石和坑洼组成的石林。

如果那高飞的鸟儿注目凝视，定会看到那个以圣徒名字命名的老人尼古拉。他全身赤裸，置身于如地狱之火的八月骄阳之下。那布满粗沙砾石的环境之中，玄武岩、花岗石和其他已经变成石灰质的海中礁石，时而形成沟壑，时而筑起缓缓的山坡。尼古拉按照他自己的决定站在那里，在那盘陀弯曲、光滑难行的岩巅，在一块尖细的石头之上，摇摇摆摆地支撑着身体。

这石头是由石棉和有着利齿般刺凸的大理石构成的，还有那亿万年前破碎的海螺。这位没有祖国的尼古拉就站在那里，在那烈焰燎烤的旷野里，独自一个人，全身赤裸，展开双臂，如同被绑缚在十字架上。沙漠的狂风不时地鞭笞着他，他却无法抓住那风的一丝一缕。

就这样，尼古拉天天如此……

那只鸟儿，就当它是一只东方的鹰隼吧，身披咖啡色的羽毛，长着黄色的利爪和喙，正从艾布拉格山启程，途经闪耀着羽毛般白色的祖尔盖尼阿姆山峰顶，向骆驼山谷（瓦迪吉玛勒山谷）的尸体盛宴飞去。有时，激烈的交配会导致一些母驼死在那里。就是这只鹰隼，每天都看见他在同一时间里被绑在他想象的、但又是必然的十字架上。

但是，就是鹰隼也拒绝在骄阳中天时飞行。此时此刻，只有苍天注视着正在进行自我折磨的尼古拉。他恐怖的举动甚至令上天惊呆、战栗、惶惑不已。

太阳刚刚开始偏斜，开始它的西下之行。阳光下，在那散溢着光裸的山岚气味的沙漠空地上，红色的岩石已经开始闪烁着火焰般的光芒，黑色的岩石已热得足以烘烤面饼。只有此时，那个悲剧性人物尼古拉才明白自己已不能用这种方法折磨自己了。于是，他将那赤裸的身子从那些光滑的岩石上滚落到位于德尔希布深处的栖身之处，以另一种方式继续他受难的仪式。

德尔希布山里的情况截然不同……

这里到处是人类的遗留。德尔希布山的深处呈拱形，从山

顶缓缓走低，大约在半山腰处，地势开始变得平坦，出现了一个半圆的地方，那里建有一些木房子和一个卫生间。然后，平坦的圆形中央，形成了一个院落和三间房子。院子里散落着木块、破损的机器、黑色的油污和铁桶。这院子又被分开，形成了一条在岩石间时而上升、时而沉陷的路，沉陷之处伸延着，终于变成了荒野上一条开放式的隧道。在这里，人们可以看到德尔希布山洞，进而是入口和将人们带到德尔希布宝藏之处的

大门。

但是，当人们背着他们的行囊离开这里时，那些宝藏便被抛弃了。他们走了，无一人返回。现在，除了尼古拉，没有人可以下到那个洞里。洞里有几条长长的路和通道，两边有房屋，有空场，都在从那神秘的入口往下一千米深的地方。在那延伸了几十公里的地方，在那些铺设着铁轨的坑道里，行进着运送石头和原料的车辆。当然，这一切都是尼古拉用其专家般的头脑勾描着和筹划着的景象。

在过去的若干年里，尼古拉已在德尔希布山的地下站立过几百次了。

在那寒冷而炎热的的隧道里，在那些被浓重的深绿色遮盖的白色的洞穴里，在那冰雪的天气里，在那些蜡质般的状如带刺的刀剑的物质的包围中，善良的尼古拉站在那里，为人们勾画着他们行走在深深的德尔希布地下的路径。他是在让他们用粗糙的手掌触摸它的内心……但是，他们都走了，把不能背负的东西丢在脑后；走了！而且居然大胆地妄想把尼古拉也带走！

风把沙漠里的灰土卷进尼古拉的嘴里，他唾了一口，然后用干干的舌头舔了舔他那干干的嘴唇，凝视着房屋前那个被毁

掉的、被遗弃的院子。随后，用蹩脚的发音，从口中送出了阿拉伯式的漫骂。就是在那里，那些人曾经来来往往，干活，吃饭，玩纸牌，喝酒，发泄牢骚，倾倒愁烦——吵吵嚷嚷，喧哗不断。他们让自己所有的好和坏倾囊而出，作为伶俐聪颖和放荡淫乱的献祭，贡献给了这座山上的土石。当他们抛弃了自己真正的灵魂离去时，他们有多么愚蠢啊！

但是，那正是一切事物的本性。

他们来了，来了许多人；他们走了，也是许多人。他们总是能够把自己真正的灵魂带在身边。

尼古拉总是一个人留在德尔希布，“他们已经逃离了……”。

他严肃而愤怒地说着，然后又将声调变得轻柔，使语气变得温和，仿佛在同情他们的怯懦和退缩；仿佛也确信，他自己的能力很可能已经超过了他们，超过了这些终于成为自由的、独立的人们。不会有罪愆将他们拉回这个地方，也不会有过失将他们与这里联系在一起……在他们中间，难道不曾有人在这山间空地上，在那岩石边的靠垫上与他的女儿苟且行欢，让她生下了孩子；然后又趁她熟睡时，把那孩子偷走送给豺狼鬣狗为餐吗！

难道他们中不曾有人将他的女儿带进那些漆黑的、炎热的或冰冷的山中隧道，在那出殡的路上将她推在最前面，先经过尚在使用的隧道，再进入已经几百年无人踏入的隧道，然后将她丢在一个洞穴里，任那背叛的、崩塌的岩石将洞口封死吗？

眼见巨石把洞口封死，自己被关闭在里面，伊丽娅哭号着、嘶叫着，用她那染着美丽色彩的迷人的指甲在那漆黑的地牢里

抓挠着石头。那哭喊声穿透了一个个隧道回荡着，从未停止。直到那崩塌的土灰堵住了她的喉咙，她才停止抓击岩石，以便能用她美丽的手指去抓她那迷人的项颈。但是，在她尚有一丝活动能力时，那断断续续的哭喊声却从未停止。尼古拉听到了，惶恐不已地向隧道奔去，仿佛是那些隧道在驱赶着他、抓着他，要把他带到伊丽娅身边；仿佛那在悲惨的哭号声中低吟的苦痛、失望和惊慌在斥责他，呼唤他留在她的身边；仿佛伊丽娅正在一个闭口不语的岩石之中的魔幻世界向他招手。他俩保证要一起生活，像以前那样并肩相依。像一个男人和他的女儿，或一个男人和他的母亲，或一个男人和他钟情的、心爱的女人那样，永远形影不离！

哪有如此的血缘亲情去阻止这些人们的逃离呢？

尼古拉弯曲着脖颈，疼痛一阵阵向他袭来。他用满是灰土的粗大手掌，抹着沾满灰土的裸体上奔流的汗水。结果，周身的毛孔都被灰土糊住了。

当木板房前的院子染遍太阳那如火一样的光芒时，土和沙已然如岩石燃烧后的灰烬……尼古拉一路蹒跚着向自己的家走去。

若我们与他结伴同行，便会看到，他的家只是一间木屋，一边放着一张医院病人或冶炼工人或军官们用的铁床。屋里纷杂各异的石头和工具告诉我们，这里曾经有过矿上工程师们的放肆而杂乱的生活。木墙上挂着各种沙漠地图……那天，当尼古拉看到铁桌子上的鱼罐头时，他还没有吃过东西。可是，他却皱起眉头、紧闭双唇，一副要拒绝的模样。

他抓起一只酒瓶，竟然是空的。昨天他就拿起过这只瓶子，

已经发现它是空的了。不一会，他又拿起了它，当然还是空的……此时此刻，在这蛮荒之地，上哪儿能弄到酒呢？

老尼古拉仍然赤着双脚。他那副欧洲人的身躯已完全变成了地道的深棕色，浓密的头发已完全霜白，像一堆棉花，身体肥瘦适中……他把手伸向一瓶红色酒精，往嘴里倒了一口，顿感火在脑袋和身体里燃烧了起来，那种痛苦他太清楚不过了。于是，他用双臂压住前胸和腹部，以抵抗那种令他蜷缩曲背的痛……可是，没过多久，那麻痹的热浪开始升腾，冲向他那疲惫的头脑了。

一张小木桌上有一张棋盘，尼古拉把它拿到院子里。棋盘上留有些红黑棋子，有的还在原来的地方，那是两天前他一个人下的那局残棋；现在，赤身裸体的他又站在棋盘旁端详着。

那天，红棋的王正面临被黑马保护的兵的直接威胁；黑王平安无事，但遭到两个红车的进逼……眼看黑方要赢，下一步该红方了。尼古拉伸出手，让红方的王退回马步圈内，再以兵下方的黑车去攻红方的王……他光着身子站着，思考了片刻，撤回了红方的王。就这样，他一直先在这边进攻，转过一圈又去对面退守……他既非放松娱乐，也不是消磨时光；他既是攻方，又是对手；是红方，又是黑方。

就这样挪了两步棋。尼古拉回到木屋里，啜了一口酒精，马上返身回到院里，痛苦地扭曲着身子继续他的进攻与后退，继续着他自己决定的受难的仪式。结果是注定的，最终必定会有失败者。尼古拉的伟大就在于他虽然早已知道结局，却仍在继续拼搏。

棋盘太神奇了！那些被刻成不同等级的会说话的人形棋子

和不会言语的物形棋子都在上面滑动。棋盘上有国王，马和象是他的坐骑，骑士就是他的大臣，而战车和城堡则是他的敌手和隐蔽处。那些兵卒则是他的子民，都是从一个口袋里涌出。国王、骑士还有农民，每个人都各尽其力、各有其命，而尼古拉的命则是失败。所以，他的所得也就是失败……就这样，他被钉在他那隐形的苦难的十字架上继续并重复着这个失败，仿佛他就是那位年迈的古希腊人，推动着那块笨重的巨石向那永远无法到达的峰顶执着地爬行、

攀登。眼看峰顶在望，巨石却轰然滚落。他只能重拾下山之路，从头开始再往上推……^①夕阳已完全沉落在西方，浓重的黑暗吞噬着。

沙漠上的黄、红和绿，直至将其全部笼罩。于是，那灼人的酷热也由拂面的微风变成刺骨的凛冽，无穷的天际、起伏的山岚也变成了传说中的鬼怪……天空开始飘起雪花，昏暗的天色中尼古拉已无法分辨。他抄起一条毯子把自己裹上，蜷缩着靠在德尔希布的岩石上，目视着东方天边的火星。火星正用它那石竹花般的红色轻柔地俯视着阿拉伯半岛，而西方天际的木星也开始在那遥远的地方——利比亚沙漠的上方踟蹰徘徊。尼古拉的万千思绪，在上苍创造的无边无际的穹宇中游弋、徜徉……

① 在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个故事：西西弗斯因为在天庭犯了法，被大神惩罚，降到人间来受苦。对他的惩罚是：要推一块石头上山。每天，西西弗斯都要费很大的劲把那块石头推到山顶，然后回家休息，但到了晚上石头又会自动地滚下来。于是，第二天又要把那块石头往山上推。这样，西西弗斯所面临的是永无止境的失败。大神要惩罚西西弗斯，也就是要折磨他的心灵，让他在“永无止境的失败”的命运中受苦受难。

第二章

那时，人们都在谈论祖国，没有祖国的尼古拉满腹愁伤，心神憔悴地躲开那些谈话，独处一隅，那可以让他归属的祖国在哪里？

当他尚是7岁的孩童时，他的家就离开了俄罗斯的那个城市。做牙医的父亲在伊斯坦布尔定居下来，而这就是他所知道的关于父亲的最后的消息。他则经常和他的两个兄弟辗转多地、迁移不止，终于，两个兄弟也各自浪迹他乡。

那太久太多的徒步使尼古拉获得了知识，但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又一个二十年里，为他传递两个兄弟信息的路中断了，无法在他那永远的流浪迁移中继续陪伴他。

那个女人是高加索人，也在迁徙流浪，还不到三十岁。那惊艳的美貌攫取着人的感官，只需一瞥，心便会发生痴醉的颤抖。正当他醉心于女性之时，对女人的钟情已成为他最突出的特点。但是，他的钟情里显露着温柔和矜持，是一种几近贞洁

的精神之恋。这与他周围蕴藏着碘矿的环境大相径庭，地理学家们将那块土地称为地中海流域，那是一个将女人视为情欲之鱼的饲料的地方。当然，今天这可能已经变成了一种历史的判断。因为，无论在何处，女人都已经变成野蛮的肉欲之鱼的食物了。

那个高加索女人说：“尼古拉，今天我可要好好地教化教化你，把你牢牢地拴在这块土地上。我决不会再听任你马不停蹄地从一地飘向另一地了。”

也许正是他那虚伪的贞洁吸引了她，点燃了她的全部活力，催促着她去攫取他。那时，他往往在做梦时也想着跟她们中的每一个人产生绝世之恋，达到近乎完美的相互理解，使两人能在广阔的天空中翱翔，永远不停地展翅，而不是蜷缩在某个温暖的、安全的地方或躲进安心的、舒适的利爪之下。

但是，两只翅膀总比四只更为自由和活跃，他的爱未及升华就已经化成了深厚而悲伤的友情。她们中没有一个人能明白，此刻已变成了单方的友情和另一方的爱。正如此，他几乎已完全从所在之地解脱了。

也许就是这种矛盾将他的“妻子”——第一个伊丽娅吸引到他身边的。他在意大利的一个海边认识了这个流浪的高加索女人，她在那里为情人们搭建爱巢，她那惊人的美貌攫取着人们的感官。仅仅在第一次的惊鸿一瞥中，便会产生世界末日里的痴醉的颤抖。

当时，她和父亲在岸边开了个小餐馆。有时，那个冷酷、壮实的父亲竟能当着顾客的面动手打她。尼古拉来了，决定留

在那餐馆里打份工时，姑娘竟把自己都给了他。事情发生在他刚获得工作的六七个小时后……他还没来得及在安置他的餐厅工具房后面新床上躺下，伊丽娅就冲了进来，第一次把身子给了他。可是，即便如此，她也无法真正完全地占有他……在岸边那块沐浴着轻柔、微弱光线的大岩石上，当她向他讲述着餐馆要建一个梦寐以求的夜总会的方案时，尽管他的身子与她缠绵纠结在一起，可他的灵魂却依然翱翔在远方，向着他没有去过的各种各样的新地方。趁着淡淡的光，在人工栽培的树下，情人们正交换着在他们看来是永不枯竭的炽热的情欲。

安稳、定居是她的追求和希冀；而他，尚是一个思想、原则都尚未成熟的年轻人。于是，他屈从了，娶了她，生下了女儿小伊丽娅。

她说：尼古拉，我要不停地培养你、训练你，要为你生个儿子，让他把你拴住，永远留在这里，让你的翅膀不能继续飞行。

但她却生了个女孩。除了不停地跟她做爱，他没有找到什么可以补偿他那已经变成友情的爱。他给女孩起了一个和她母亲同样美丽的名字：伊丽娅。

他的生活中有了两个女人，都叫伊丽娅。一种未能变成爱情的友情将他和她俩联系在一起——一个是妻子，另一个是女儿。

当母亲伊丽娅规划着如何摆脱实现其理想的绊脚石——她的父亲时，想到借助尼古拉，便对他说：击打一个人的后脑不会置这个人于死地的。她想让那个老东西摆脱在阳光下遭受的一切劳累，在他们美好的祝福和对其功德的承认的伴随下，奔向主的广阔无边的天堂，把如此丰厚的资产留给他们，他俩就

可为小伊丽娅规划将来了。

可是，那时尼古拉正忙于与他那位冒险家、冶金工程师朋友见面。那位朋友正以一块历史悠久的了不起的土地吸引着他，发源于浩瀚沙漠的尼罗河将这块土地分割成两半，再将其带向大海之滨。这块土地的大山里蕴藏着无数的矿藏，但那里的居民无法掌控这些宝藏。任何一个外来的陌生人，不管他是谁，只要进行勘探，找到了矿藏，然后弄来一个挖采的许可证，就可以成为至今尚无主宰的大山中的某座山的主人。

刚愎控制了尼古拉，他梦想着成为一座山的主人，在那浩瀚的宇宙里享受着他的独尊。

当尼古拉蹑手蹑脚地跑到他那位冒险的朋友那里时，由于后脑遭受的那一击，他那个老岳父离主的天堂只有一步之遥了。于是，他丢下了两个都叫伊丽娅的女人，与那位朋友一起飘洋过海，走向了北方。

那是在五十年前，还是四十年前？

经过这漫长的、久远的过去，他从德尔希布山上高峻的孤独里俯瞰远望，他明白了自己已经为他亲爱的女友和女儿——小伊丽娅规划了与她母亲大伊丽娅梦想的大相径庭的未来。

而且，他同时也为她安排了悲惨不幸的结局……在同一时间活着，但又死亡。在这座大山的深远处，在一个被封闭死的废弃的洞穴里……而他正和那位冒险的朋友马里奥工程师凝望着那广袤的沙漠，梦想着去拥有它……

现在，悲惨的尼古拉确实拥有了他的山，可他付出了何等惨重和恐怖的代价！

对于它们的居民，这些大山坚守着自己的秘密，这些沙漠

显示着暧昧的封闭。这些大山和沙漠的居民均属于布加特部族，他们是来自亚洲的最古老的非洲居民，与尼古拉有着古老的亲缘关系。那些传诵着古老故事的人们说，他们是古实·本·哈桑的后代，在大洪水之后流落到了这里。

他们本是拜物教徒，崇拜偶像，伊斯兰教出现后，皈依了伊斯兰教；但依然过着游牧生活，使用着自己的语言，并因他们执着的传统而闻名。尽管沙漠生活艰难，每年的绝大部分时间，谷地荒瘠，泉井干枯；但他们仍然执拗地坚守着这些大山的岩石，生存繁衍并分聚成不同的分支和部落，有白沙利叶、阿巴比代、布朱斯和白努阿米尔等，分散在自法老时代遗留下的水井和泉眼周围，使用着刀剑、铠甲、长矛和匕首等。他们的长刀的形状和十字军战争里俘虏们使用的相像，席地而睡时枕于头下。枕头都是木制的，和图坦卡蒙金枕的形状完全一样。他们随着骆驼和羊群，辗转于山峦间，

在从埃及的比尔舍拉泰因到苏丹边境的沿海平原的牧场上支起女人们用埃及棕榈叶柄做的帐篷，在帐篷前的大石头上烤面饼，一口口呷着煮开的黑色咖啡，任骆驼去寻找那宝贵稀缺的沙漠植物。

在不同的季节里，他们把驼队带向南边的苏丹或西边的基纳，卖了骆驼和羊，买回豆、菜和烟草。帐篷鳞次栉比，男人们在一块状似半圆形的地面上活动，讨价还价，卖出牲口，买回食物和饰品。最后，接过骆驼缰绳，踏着祖辈们素来有序的脚步，走上山间已被踏平了的小路……五天就可以到达尼罗河畔的基纳；不过，想要到能俯瞰苏丹边境的阿勒白山区，则需要九天到十天。

归期将至，白沙利叶人、阿巴比代人和所有留在沙漠里的人都全部出动，在众所周知的路标处迎接驼队。他们翘首天际，期盼着看到归来队伍的踪影。他们太穷了，穷困和被剥夺了的一切使他们疲惫不堪，但对来自他们世界以外的东西的渴望正驱动着他们的好奇……啊，驼队来了，他们那充满勇敢和忍耐的心充满欢欣和快乐，歌舞欢唱不断。只要驼队载回了烟卷、香料、豆蔻和糖果，沙漠顿时俨然是郁郁葱葱的绿洲了。

在那遥远遥远的一天里，沙漠里的那些游牧民，一圈圈地坐在路标处或像祈祷那样跪坐在那里，遥望天际，等待着驼队的出现。来了……一队人马走进了沙漠，那是几个被一些手持枪、鞭的骆驼骑兵拥簇的“先生”、贝克^①和工程师。这中间还有山路间的向导。他们走着，打量着这些山，询问着山的名字，尽量把这一切都记录在纸上。

然后，他们离开了沙漠，消失了一年后又带来了第二支驼队，带着设备、工具，开始在这山脉里勘探，仿佛在寻找着什么重要的、神秘的宝藏，而这些游牧人却对此一无所知。

游牧人充满了好奇。

好奇并非坏事，他们生性讨厌外来的陌生人，尽量躲避和远离他们。因此，当这些陌生人设法让当地的贝都因人也来参加打开大山的工作时，他们拒绝了，是一种极端的、个人至上的自豪感让他们拒绝的。但是，好奇心又控制了某些人。于是，这些人便给陌生人做了向导，带着他们连同帐篷和机器设备，踏上了永远充满危险的宽阔的沙漠之路，走进了当初陌生人点出了名字的大山里。那些陌生人中绝大部分是外国人，他们既

① 帝制时期，土耳其和埃及的爵位。

非生活在最南边的祖先的后代，亦非那些定居在最北面的子孙的后裔。这些有着红红面孔的陌生人来自那尽是咸水的大海彼岸。

通过跟这些先生们的接触，为数不多的贝都因人发现了一个秘密。秘密一传开，所有的贝都因人明白了：山里的石头中包含了好多矿物，陌生人正为之而来。

就是这些做向导的，把关于他们生活中有关这些大山的丰富知识卖给了这批先生们，这里面就有伊萨。他正默默地牵着尼古拉的骆驼，仿佛内心深处正承受着他不能承受之重。那位驼背上新来的先生，正像一个被惊呆了的孩子，不停地摇晃着身子。他可是第一次跟沙漠相遇。

那天早上，伊萨停了两次。那时，他们正离开阿里长老在阿拉曼的家向山里的沙漠进发。伊萨借故停下，偷偷窥视着天真无邪的尼古拉，他正像个孩子一样，被眼前这块远未被开发的沙地里的一切景象深深吸引。

可能就是在驻足窥视的两次中的某一次，伊萨开始喜欢上尼古拉了。记得14岁那年，伊萨的部落为他佩带上短刀，以示对其已达成男性年龄的认可。从那时起，伊萨就开始观察这些陌生人，以一种与生俱有的热情注视着他们的一切行动。

在那久远的年代，那些大山便与那榔头的敲击声和炸药的爆炸声彼此呼应，一个个山洞里塞满了当局从尼罗河谷地弄来的工人。要求他们在这些外国佬的监管下敲碎洞里的岩石，而那些外国人也在那里建立起一种令伊萨不解、却又激起他惊奇的社会生活。

外来人和一个工程师聚在他们精致的帐篷里，当他们在纸

张上规划着山洞和巷道的入口时，伙夫们正在为他们烧烤食物，准备罐头水果。洞里的工人吃的只能是使他们脊背承受住巨大负重的粗粝的食物。正是那显得比较优厚的工钱把他们吸引进了这些洞里：一个壮劳力每天的工钱是十个基尔什（一元）；而在村里干活，劳动一天最多只能拿到一个到两个基尔什。

一次，外国雇主有事找阿里长老，伊萨就跟着叔叔进了矿井。

那是在夜里，他们到达时，那个外国人已经入睡，他们只得去工人的住地等主人在翌日清晨醒来。一支火把照亮了那块地方：呈现在伊萨眼前的工人宿舍近乎半圆形，由破烂的铁桶、山上的干树枝、旧木头和一些石头拼搭成的排铺杂乱无章，房子破烂不堪。生活在棕榈树叶柄搭建的帐篷里的他，怎么能想象出人的生命是如何在这里蠕动的呢？因为他帐篷的四周至少都是面向苍天，朝向山谷，敞敞亮亮，沐浴着天然洁净之光。

后来，还有让他更惊奇不已的事：这些在棚子里居住的人们又在进行着怎样一种不可思议的工作，而且还是在属于他的大山的洞里。

从那无人知晓的遥远的年代开始，那些庞巨的岩石就已经待在这沙漠里了。时光、雨雪和风暴改变着它们，让它们内部滋生出几十种矿藏。如今，伊萨目睹了这些矿藏，自己的手也紧紧地攥过它们，那可是一些色彩各异、质地迥然不同的东西。

当探测器确定了矿脉的存在，这些来自尼罗河谷的工人就动手在山里挖掘。他们只知道动手挖，不懂什么时候停。大山的深处已然是一块合法自由之地，只要有矿脉在招手，在吸引着，他们马上就开动挖掘机挖出，通过巷道，再铺上铁轨，运

出洞外。外面自有骆驼将矿石驮走，运出沙漠。

伊萨知道并摸清了，这些被从尼罗河谷弄来的工人，在这些洞里从事着一种何等伟大的工作。在那四五百米深的大山的腹内，当他们中任何一人举起大锤时，他都十分明白，头顶上的那些石头随时可能坍塌，切断他的生命之路。

或许就是这一切，在不知不觉中，在他心里种下了忧虑的种子。他不止一百次经过矿井，看到井里的外国人，看到骆驼把矿石运往通向海边的路上。于是，这颗种子慢慢地生根结果，在他心中郁积成一种压抑的愤怒。最后，以一种惶惑的仇恨，对这些宝藏，对这些男人竭尽全力、疲惫不堪地从大山里、从他的世界里采出的财富产生了质疑：这是谁的权利？谁又是这些宝藏真正的主人？

第三章

银色的黎明从沟壑的深处和谷地之间升起，出现在赛克利、哈马塔、艾布乌孙、斯姆尤基、祖尔盖尼阿姆和艾布拉格山的后方。穿过浓重的夜色，悄悄地渗透着、扩散着。它驱赶着黑暗，将其化为云朵和草木，任其在沙漠的平缓的高处及永恒的天际的尖峰上盘旋，那可是近在咫尺而又无法触及的天际啊！

第一缕晨光触碰到尼古拉，把他弄醒了。他把自己赤裸裸的裹在仅有的一条毯子里，躺在德尔希布的岩石上。昨夜，石头上结过冰，现在开始返出点暖气，出现了潮润的露滴。尼古拉开始辗转无眠了。

他翻身坐起，毯子下露出半截赤裸的身子：一头浓密的白头发，一嘴密密的白胡子，一条参差的白眉毛。他揉揉双眼，直起身子，任毯子滑落到双膝周围拖在地上。他伸伸腰背，唤醒自己的肋骨，然后迈过山石，穿过三间木屋前的院子，小心翼翼的不去碰翻那一整夜都放在小木墩上的棋盘，来到自己的